

晁氏琴趣外篇
晁叔用詞

〔宋〕晁補之 晁沖之 撰
劉乃昌 楊慶存 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宋詞別集叢刊

晁氏翠盤外篇
見叔用詞

宋詞集卷四

〔宋〕晁補之 晁沖之撰

劉乃昌 楊慶存 校注

晁氏琴趣外篇
晁叔用詞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責任編輯 曹光甫

封面題簽 姚光虎

宋詞別集叢刊

晁氏琴趣外篇 晁叔用詞

〔宋〕晁補之 晁沖之 撰

劉乃昌 楊慶存 校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瑞金二路272號）

經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11.25 插頁5 字數160,000

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,200

ISBN 7-5325-0666-5

I. 396 定價：4.50元

前言

北宋後期是宋詞發展的一個高峰，當時詞壇上人才濟濟，蘇門四學士之一的晁補之及其族弟晁冲之，就是頗富才華的詞人。晁氏兄弟的詞作曾受前人稱許，但向無注本。因此，把二晁詞合爲一集，加以校箋，可說是詞學研究中一項必要的基礎工作。

晁補之（一〇五三——一一一〇），字无咎，晚號歸來子，宋 濟州鉅野（今屬山東）人。據說是漢大夫晁錯之後。在真宗、仁宗朝顯貴一世的晁迥、晁宗慤父子，是晁補之的五世、四世祖。補之之父名端友，字君成，能詩，蘇軾曾爲其詩集作序。補之之承家學，「幼豪邁，英爽不羣，七歲能屬文，日誦千言」〔一〕。神宗熙寧初年（一〇六八），端友宦游浙東，補之之隨侍任所。熙寧六年，端友在新城（屬杭州）令任，杭州通判蘇軾巡行屬縣，補之得以袖文往謁，從此受知於蘇軾，時年二十一歲。熙寧八年，端友病歿，補之之侍母歸鉅野故里。二十七歲赴汴京應試，「考官謂其文辭近世未有」，且受到神宗稱賞〔二〕，遂中元豐二年（一〇七九）進士。調澶州司戶參軍，後除北京國子監教授。神宗時期，晁補之之由游學開始步入仕途，文學才華也漸顯於時。

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，年幼的哲宗繼位，次年改元元祐，高太后聽政，起用舊黨，司馬光、蘇

軾、蘇轍等被召回京師。補之也由李清臣薦舉，通過學士院考試，除授秘書省正字，又遷校書郎。與畢仲游、黃庭堅、張耒等同入館閣，後來秦觀也應召晉京供職。蘇軾與諸人學問切磋，詩文酬唱，一時傳爲佳話。元祐三年蘇軾知貢舉時，晁補之、張耒、黃庭堅等均被辟爲屬官，同入試院。補之鎖試呈同舍詩，有「詩似涼風來有思，酒如清露挹無聲」之句。元祐六年，晁補之以秘閣校理通判揚州。不久，蘇軾被派往揚州任知州，師生共理邑政，勝地同游，相得甚歡。元祐年間，仕途平順，文望日高，可以說是晁補之一生最爲得意的時期。

紹聖元年（一〇九四），哲宗親政，信任新黨，元祐舊臣悉遭排斥。蘇軾遠逐惠州、儋州。晁補之也連續被貶，輾轉播遷。他先是被派知齊州，接着貶應天府通判，旋又改貶亳州通判。因遭母喪，紹聖四年護樞歸里，卜居緡城（今山東金鄉縣）。元符二年（一一〇九）貶監信州鹽酒稅。徽宗即位，遇赦，建中靖國元年（一一一一）應召還朝，任尚書吏部員外郎、禮部郎中兼國史編修、實錄檢討官。次年改元崇寧，外放知河中府，到任不久，又差知湖州。蔡京等進一步打擊元祐黨人，晁補之遂被免官，從此回緡城閑居。

從崇寧二年（一一一三）到大觀四年（一一一〇），晁補之閑居故里約八年，很少與政界人物往來，故他在近智齋記中說：「余術不與時偶，廢官休其塵八年，而巷之草沒展。」閑居中他仰慕陶潛爲人，經營田園，撫歸去來辭中語以名其室，有「松菊堂」、「舒嘯軒」、「臨賦亭」、「遐觀樓」諸

稱。晚年徜徉其間，以著述文墨爲樂。「晚多閑居，頗並（疑爲屏）世好。獨於古人筆墨之遺，猶愛而不能置，顧甚於少年喜官爵，遲暮營田宅者。」^{〔三〕}可窺見其志趣所在。大觀四年（一一一〇）秋，晁補之被起用爲泗州知州，到官不久，就病死於任上，終年五十八歲。

晁補之兒時從其父學，十五知讀蘇軾書^{〔四〕}。二十歲後成爲蘇軾門下士，並與張耒、黃庭堅、陳師道等交游。他少懷大志，慕巫咸、傳說、汲黯、劉向之爲人。於文辭「喜左丘明、檀弓、莊周、屈原、司馬遷、相如、枚乘，若唐韓、柳氏古樂府詩人之作」。見其轉益多師，學養博厚。「晚得釋氏外生死說，始盡屏舊習」^{〔五〕}。泊然物外，以曠放爲懷。

晁補之「束髮攻史，白首翰墨」，一生著述頗富，詩文詞賦都有成就。宋史晁補之傳稱他「才氣飄逸，嗜學不知倦，文章溫潤典縟，其凌麗而奇卓，出於天成」。在蘇門四學士中，黃庭堅、張耒的主要成就就在詩歌，而秦觀、晁補之則以詞著稱。晁補之不僅善於寫詞，且是最早的詞評家之一。據朱弁續軌說自序，知晁補之有軌說二卷，多論近世人樂府歌辭，今不傳。僅有評本朝樂府一篇，侯鯖錄、能改齋漫錄、苕溪漁隱叢話等曾引錄。這是李清照詞論之前的一篇重要詞評。文中評論了從柳永到秦觀等七家詞。他指出柳詞有高雅的一面，肯定蘇詞「橫放傑出」，批評黃庭堅欠缺「當行家語」，高度評價秦觀詞的成就等等，都是精於此道、深中肯綮的議論。

晁補之晚年屏棄了當時鄙視小詞的觀念，有意借以摠懷。「嘗曰：『吾欲托興於此，時作一

首以自遣；政使流行，亦復何害！」他的詞今存一百七十餘首，內容上有不少開拓。晁補之也用詞寫柔情，集中柔情詞約有三十餘篇，其中歌妓詞占三分之一。這些詞寫豔遇離愁、嬌歌曼舞，如蕩山溪（自來相識）、少年游（當年攜手）等，風情綺麗，語言發露，格調與柳詞相近。在晁氏的柔情詞中，值得注意的是追懷舊游和抒寫夫妻之情的作品。前者如水龍吟（水晶宮繞千家）、玉蝴蝶（暗憶少年豪氣），詞中對往日幽情的低徊追思，同撫今追昔的身世之感交匯在一起，感情細膩而深沉。後者如滿江紅（月上西窗），是作者宦游他方時寄給妻子的，作品緊扣各自的環境，從兩方刻畫入骨的相思，內容誠篤而健康。中年之後，晁補之受黨爭株連，迭遭貶謫，因此寫了相當數量感嘆世路坎坷、抒發羈旅之愁的遷謫詞。迷神引（黯黯青山紅日暮）、滿江紅（莫話南征）、臨江仙（謫宦江城無屋買）等，可爲代表。迷神引上闕寫遠謫信州一路景色，雖下筆帶有雄闊之勢，但物象不免染上黯淡淒迷的色彩。換頭數句，「暗想平生，自悔儒冠誤」云云，對內心積鬱略事傾吐，遂即轉入「斷魂素月，一千里，傷平楚。怪竹枝歌，聲聲怨，爲誰苦」。借景宣情，感喟沉咽。臨江仙上闕寫野游，有「松間藥臼竹間衣」之句，頗具翛然出塵的閑逸之致。然而下闕寫聽幽禽「苦來醉耳邊啼。月斜西院愈聲悲」，淡淡的鄉愁不禁融入了淒苦之思。這都顯出作者遷謫詞的格調是偏於沉鬱的。

晁補之晚年長期閑居鄉里，寄情翰墨，描寫田園風光和歸隱情懷的閑居詞寫得較多，也最

有特色。如黃鶯兒（南園佳致偏宜暑），寫夏日南園小景，一派清幽氣象，瀟灑情致；消息（紅日葵開）寫端午時令風習，充滿節日氣氛，天倫樂趣；行香子（前歲栽桃）寫鄉居生活的疏放，體現了起居的閑逸，襟懷的恬澹。題爲東臯寓居的摸魚兒，表現詞人的灑脫形象，磊落襟懷，尤爲出色。這詞上片由寫東臯景物，引出抒情主人公。寫景先有環境的總體勾勒，再以雨後景、月夜景烘染出一派幽雅淨潔的氛圍，而後用「無人獨舞」四句，寫盡自身陶醉園林、放浪形骸的狂逸情態。下片敞開肺腑，傾訴內心塵土功名、傲視富貴的積愆：

青綾被，莫憶金閨故步，儒冠曾把身誤。弓刀千騎成何事，荒了召平瓜圃。君試覷，滿青鏡，星星鬢影今如許。功名浪語。便做得班超、封侯萬里，歸計恐遲暮。

語言典重，筆勢跌宕，格調慷慨，寓激憤於曠放，是詞史上頗有影響的名篇。本調又名買陂塘，即出於此。晁補之的絕筆之作洞仙歌中秋詞，也深受人們稱道。詞中織入神話故事，馳騁奇思妙想，展現了奇逸的意象，寄託了高潔的情懷。意境澄澈透明，涼浸心脾，古人譽爲「冰魂玉魄，氣象萬千」。

除上述內容外，作者還用詞詠花、祝壽、弔亡、題畫，題材不一而足，形式運用自如。此外作者還寫有幾首調笑轉踏，這種供演唱的俚詞，與前面提到的爲歌妓而寫的豔曲，都說明慣於寫豪放詞的作者，也不免受婉約詞風的沾溉和民間俗曲的影響。毛晉跋晁氏琴趣外篇謂：「无咎雖

遊戲小詞，不作綺豔語。『恐未必全面。其實晁氏也寫豔詞，不過他於豔詞之外，又慣於寫磊落曠放之作。而後一類作品，在綺豔成風的詞壇上，最足代表晁補之的獨特成就，因而也理所當然地更能引人矚目罷了。』

晁補之寫詞是學東坡的。王灼碧雞漫志正確地指出：『晁无咎、黃魯直皆學東坡，韻製得七八。』從內容上說，由爲歌兒舞女代筆寫情，進而側重於自我言志，振筆摠懷，開拓了詞體的表现疆界。從寫法說，除比興體和專以情、景爲詞料之外，也時有即事叙景和直陳其事的賦體，或傾吐胸臆，一瀉無餘的酣暢淋漓之筆。晁補之詞也善於熔化典實，改鑄前人詩賦，如永遇樂（松菊堂深）化用陶潛歸去來辭，流利自然，一如己出。至於以詞櫟括前人作品，也是淵源於蘇軾。晁詞的基本風格，更與蘇詞相近。如和東坡原韻的八聲甘州：

謂東坡、未老賦歸來，天未遣公歸。向西湖兩處，秋波一種，飛靄澄輝。又擁竹西歌吹，僧老木蘭非。一笑千秋事，浮世危機。

應倚平山欄檻，是醉翁飲處，江雨霏霏。送孤鴻相接，今古眼中稀。念平生、相

從江海，任飄蓬、不遣此心違。登臨事，更何須惜，吹帽淋衣。

全詞以閑逸感喟之調，發慷慨疏宕之思，出語自然，而氣象雄俊，與東坡原韻極爲逼似。晁補之詞雖步武東坡，但畢竟有它自己的特色和新創。晁詞不乏豔語，但更多的是壯語和曠語。壯語如：『射虎山邊尋舊蹟，騎鯨海上追前約。』（滿江紅）『休說將軍，解彎弓掠地，崑嶺河

源。」(金盞倒垂蓮)「憶昔論心，盡青雲少年，燕趙豪俊。二十南游，曾上會稽千仞。」(萬年歡)曠語如：「三徑步餘，一枝眠穩，心事付千鍾。」(一叢花)「文史漸拋，功名更懶，隨處見真如。」(一叢花)等等。這些粗毫勁筆，無疑增強了晁詞的壯美之象。當然，有的地方不免過於質直，故有人說：「无咎之規檢而或傷於樸。」(一)不過晁詞並非一味趨於樸，一些作品還很講究句法之工，有不少受人稱譽的警語。如憶少年起拍「無窮官柳，無情畫舸，無根行客」，下三「無」字，突出了離愁的濃摯。行香子下片「何妨到老，常閑常醉」，「但酒同行，月同坐，影同嬉」，着三「同」字，寫盡了老時的孤閑。鹽角兒上片「開時似雪，謝時似雪，花中奇絕。香非在蕊，香非在萼，骨中香徹」，以三複沓句寫出梅的色和香，都可說是警奇之筆。水龍吟由惜春說到「算春長不老，人愁春老，愁只是，人間有」，宛轉曲折，筆如游龍。這都說明晁詞亦樸亦巧，有直有曲。

晁補之在跋廖明略能賦堂記後稱：「以廣平之鐵心石腸，而當其平居自喜，不廢爲清便豔發之語。則如敬之之通疏知方，雖平居富爲清便豔發之語，至於臨事感憤，余知其亦不害爲鐵心石腸也。」可見他看到人們情感的豐富性，贊成文學創作應當剛柔相濟。基於這種半自覺的審美意識，在其詞中注意了壯美與柔美兩種風韻不同的意象的穿插和映襯。如鳳凰臺上憶吹簫寫他在故鄉迎謁族叔晁端禮，下片用設想之筆，透露自己投閑中的落寞襟懷：

應携後房小妓，來爲我，盈盈對舞花間。便拚了，松醪翠滿，蜜炬紅殘。誰信輕鞍射虎，清世裏，曾有人

閑。都休說，簾外夜久春寒。

這裏李廣「輕鞍射虎」飛將軍形象，與「對舞花間」的盈盈美人，前後輝映，既增加了意象美，又調劑了詞的氣韻，不使人有粗獷單調之感。再如：「莫道風情似舊，青鏡裏，綠鬢新斑。佳人怪，把盞爲我，微斂眉山。」鳳凰臺上憶吹簫用佳人斂眉的細節，既反映出自己的境遇寥落，又沖澹了上文的衰颯氣息，使這首詞的曠放風神融合了婉媚的韻致。這些地方無形中增強了晁詞的藝術魅力。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晁補之「其詞神姿高秀，與軾實可肩隨」。在當時詞壇上，晁詞的堂廡、筆力、氣象都最近於蘇軾。但兩人的詞風又有不同。補之「有意蹈揚湖海」^{〔九〕}，但不及東坡天然無蹟；蘇詞往往由慷慨崢嶸歸於清曠，晁詞則由慷慨磊落趨於沉咽；晁詞曠放處有一種傲兀跌宕之氣，而缺乏東坡那種軼塵絕蹟、超然象外的靈氣仙姿。馮煦曾指出，補之「所爲詩餘，無子瞻之高華，而沈咽則過之」^{〔一〇〕}。劉熙載藝概亦云：「東坡詞在當時鮮與同調……晁无咎坦易之懷，磊落之氣，差堪駢斬，然懸崖撒手處，无咎莫能追躡矣。」這正說明晁補之詞，雖出於東坡，而又有其獨立個性，足以自名一家。无咎詞可說是豪放詞派由蘇到辛的一個過渡。晁氏的凌厲筆勢，俊發的意象，磊落而慷慨的氣概，以及宛如游龍的曲折跌宕的腕力，對於辛棄疾是有影響的。辛棄疾的某些詞格，乃挹无咎詞之波瀾而形成。由此可以看出晁補之在宋代詞史上占有

不可忽視的地位。

晁冲之，字叔用，初字用道，人稱具茨先生，亦晁迥之後，於補之爲從弟，宋代著名藏書家晁公武之父。冲之生於書香大族，父兄昆季多才士文人，浸染薰陶，發展了他的文學資質，因而早年即以翩翩公子嶄露頭角於文場之中。晁以道「嘗謂公宗族中最才華」(二)。他與詩人呂本中交誼頗厚，親如兄弟，呂本中稱贊他「少穎悟絕人，其爲詩文，悉有法度」(三)。

晁冲之的生卒仕歷均不甚可考。他早年曾遨遊長安，在漢苑、秦臺狩獵酣飲，頗爲豪縱(四)。但留居汴京的時間最久，且有一段肥馬輕裘、酣酒挾妓的浪漫生活。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八載：「政和間，汴都平康之盛，而李師師、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時。晁冲之叔用每會飲，多召侑席。」翻閱具茨集，知張氏所記不爲無因。其都下追感往昔因成二首詩有云：

少年使酒走京華，縱步曾游小小家。
看舞霓裳羽衣曲，聽歌玉樹後庭花。
又云：

春風踏月過章華，青鳥雙邀阿母家。
繫馬柳低當戶葉，迎人桃出隔牆花。
宋詩寫豔情者不多，從這些詩篇可以窺知作者青年時代的風流韻致。晁叔用詞多寫風月豔情，除了詞壇傳統風尚的影響外，恐怕同作者青年時代的游冶生活不無關係。

宋詩鈔、歷代詩餘謂沖之曾舉進士，但宋代史乘無載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明言「沖之在羣從中亦有才華，而獨不第」。喻汝礪序具茨集，有「於晁用道爲同門生」語，清人之說或由此推演而來。哲宗紹聖之前，晁沖之大約無重要仕歷，以故他的友好和後人都未曾提及。紹聖之後懲於黨禍之烈，他便飄然隱去。喻汝礪在晁具茨先生詩集序中，談到當時的情況說：「方紹聖之初，天下偉異豪爽絕特之士，離讒放逐，晁氏羣從，多在黨中。叔用於是飄然遺形，逝而去之，宅幽阜，廕茂林，於具茨之下。」晁沖之大約此時始卜居新鄭。具茨山，又名大隗山，在河南新鄭縣西，溱水、洧水流經其地，大隗山西北還有嵩山、少室山。集中初來東里、至東里次前韻詩，即初到此地所作。東里即在新鄭，沖之在新鄭稍有園田宅第，生活粗得安定。

宋徽宗時晁沖之重至京師，寓居較久。因得與喻汝礪、陳師道、呂本中等人交游。據朱弁風月堂詩話，建中靖國間陳師道在京師，曾當面贊揚過晁沖之的詩。喻汝礪紹興十一年九月序具茨集，乃在汴京與沖之分別三十八年之後，依此上推，知崇寧中晁氏在汴京。呂本中師友雜志稱：「大觀、政和間，予客京師，叔用日來相招，如不能往，即再遣人問訊。」詩說雋永載，政和末晁沖之在京有謝其父寄茶詩（四）。足見自建中靖國徽宗即位後，晁沖之較長時間留居汴京。在這期間，晁沖之是否做過大晟府的官員？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，認爲周邦彥議禮局，同僚十數人，晁沖之在其中。這是根據曾敏行獨醒雜志。該書卷四謂晁沖之作漢宮春咏梅詞，見蔡京之

子蔡攸，受到蔡京賞識，被授大晟丞。但耆舊續聞卷九引陸游說，認為梅詞是爲贈別王仲甫而作。二說未知孰是。不過晁冲之的這次到京，確曾受到朝廷召見，故再至都城詩，有「中使傳宣入，千門避馬蹄」之句。也許這次晉見，與向蔡家進獻梅詞不無關係。徽宗以後，晁冲之的行蹟，就更少見於記載了。

晁冲之之著述傳世不多。據說病危時，曾取平生所著書「聚而焚之」，經靖康之難，又有散亡。晁公武向喻氏求序時，已僅存詩歌二百許篇。郡齋讀書志著錄具茨集十卷，晁叔用詞一卷。阮元四庫未收書目提要著錄晁具茨集十五卷。今詞集不存，趙萬里輯本僅得十六首，全宋詞已收錄。詩集有叢書集成本，海山仙館叢書本等，共存古今體詩一百六十七首。

晁冲之之受知於陳師道，師道故後，冲之有「五年三過客，九歲一門生」之語（二）。呂本中作江西宗派圖，晁冲之之被列入其中。晁冲之的爲人，既有慷慨俊邁、倜儻風流的作風，又有任心獨往、不計榮利的狷介性格，而一生主要棲志於林壑泉石間。其「遇事寫物，形於興屬，味其風規，淵雅疏亮，未嘗爲悽怨危憤激烈愁苦之音」（三）。從這一方面說，他與江西派的宗主人物陳師道頗有近似之處。但晁冲之的詩風，却與江西派求深、求奇、求拗的好尚不盡相同。他的詩，有的寫得慷慨豪縱，如夷門行贈秦夷仲、次二十一兄韻；有的寫得華美曉暢，如都下追感往昔因成二首，有的則以平易深穩見長，如感梅憶王立之等。晁冲之之很少追求僻典、險韻、奇字、拗格。他

的詩風同後來江西派學步者的偏仄深窈、古硬槎枒，顯然頗異其趣。劉克莊說：「余讀叔用詩，見其意度沉闊，氣力寬餘，一洗詩人窮餓酸辛之態。……它作皆激烈慷慨，南渡後放翁可以繼之。」自然，叔用詩高逸者居多，「邊幅究不能闊大」，其堂廡自不能與放翁比肩，但劉克莊指出其特色爲沉闊寬餘，且有激烈慷慨之調，則是符合實際的。

晁叔用詞與其詩有相同的一面，即主情致而不重故實，筆力餘閑平易，語言清秀雅亮。所不同的一面是，思沉力厚，意度寬闊不及其詩，缺乏詩中那種雄放豪俊的質素。所存十六首詞作，基本上是寫柔情離思。如漢宮春：

黯黯離懷，向東門繫馬，南浦移舟。薰風亂飛燕子，時下輕鷗。無情渭水，問誰教、日日東流？常是送、行人去後，煙波一向離愁。

回首舊游如夢，記踏青弭飲，拾翠狂游。無端彩雲易散，覆水難收。風流未老，拚千金、重入揚州。應又是、當年載酒，依前名佔青樓。

前片即事敘景，以景宣情，繫馬、移舟、飛燕、輕鷗、渭水、煙波，諸般景物，無不撩撥離懷，故以「離愁」二字收煞，既點題意，又帶起下片。下片追懷舊游，全寫內心思緒，聚時之歡，離後之悲，追尋舊歡心情之切，一一借聯翩的具體意象予以顯現。筆鋒細膩，情思精美，語言婉媚，充分顯示出詞人的風流韻致。三首感皇恩，兩首臨江仙，風韻與上篇略同。寫來景物如畫，柔情似水，意境情豔，辭韻俱勝，深受前人稱許。品味其風神，堪與小杜絕句、小晏麗詞媲美。

柳永寫望海潮，反映錢塘的繁華氣象，受到人們重視。晁冲之有兩首寫汴京燈節盛況的詞，上林春慢、傳言玉女，也值得一提。汴京的元宵，熱鬧空前。宋人筆記和詩歌多有描述。晁冲之則以詞的形式作了成功的反映。晁詞全用賦體，極力鋪陳。「千門燈火，九街風月」，「鶴降詔飛，龍擎燭戲，端門萬枝燈火」。作者用濃墨重彩，烘染出詞中少有的五光十色的大場面。這裏充滿璀璨的物象，熱烈的氣氛，既有摩肩擊轂的人流，又有足以反映節日佳興的游人動作的細節描繪，如：「玉樓人，暗中擲果，珍簾下，笑著春衫裊娜。」一笑勾粧面，把朱簾半揭。嬌波向人，手撚玉梅低說。「青年男女在這隆盛的節日，居然可以冲破禮義之防，興高采烈地追歡調情。兩詞可以說是充溢浪漫氣氛的古代節令風俗畫。朱弁續散轍說謂上林春慢「雖非絕唱，然句句皆是實事，亦前人所未嘗道者」，可謂知言。

晁冲之之與其兄晁補之之詞風很不相同。晁補之之詞追步東坡，有曠放磊落氣象；晁冲之之詞則韶秀清妍，面目婉媚。語似平澹而有深致，味在氣韻而不在辭彩。如果說北宋詞壇已逐漸形成既對峙又相融的兩種風格類型，蘇軾柳狹，蘇剛柳柔，那麼晁補之之詞近於蘇，晁冲之之詞則與柳為近。況周頤說：「晁叔用慢詞，紆徐排調，略似柳耆卿。」二這說法是有道理的。

現就本書校勘問題略作說明。晁氏琴趣外篇六卷，以吳昌綬雙照樓影宋金元明本詞本較